

近来利比亚两大势力激烈对峙,冲突不断升级,该国正濒于全面内战的边缘——

动荡的利比亚,出路何在?

■方 宸

7月11日,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据报道,这次袭击是针对“国民军”高层领导人员。此前,利民族团结政府指责“国民军”向首都的黎波里东部一处难民收容所发动空袭。利比亚两大势力激烈对峙,冲突不断升级,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切。

冲突双方难言休战

今年4月4日,利比亚东部武装力量“国民军”首领哈夫塔尔在距离的黎波里以南大约90公里的盖尔扬举兵,对政府军发动突然攻势。“国民军”起初势如破竹,将战线迅速推进到黎波里南郊,但随着民族团结政府调兵遣将、奋力抵抗,“国民军”的地面攻势呈现疲态,冲突双方围绕首都及周边地区的争夺逐渐陷入胶着。

6月27日,民族团结政府的同盟武装率先打破僵局,集中优势兵力成功突袭并占领盖尔扬,“国民军”失去进攻的黎波里的重要前进基地。有分析认为,如果“国民军”不能迅速夺回盖尔扬,其的黎波里前线部队会面临后勤补给难题,部队士气将严重受损。

被外界称作“军事强人”的哈夫塔尔在进攻的黎波里前调门很高,声称要在48小时内把首都“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如今3个月过去了,他不但没有实现当初的豪言,还弄丢了战略要地,这对哈夫塔尔本人以及利比亚东部政治势力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创。面对失利,“国民军”的攻势从地面转向空中,连续出动战机对的黎波里和盖尔扬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

7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谴责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附近难民收容所遭空袭,呼吁各方紧急推动冲突降级并达成停火。这是利东部武装“国民军”4月初向的黎波里发起进攻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首次一致通过声明。目前来看,冲突

双方并未理会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呼吁。据报道,“国民军”目前正在的黎波里南部集结力量,随后势必将对盖尔扬发动大规模进攻;而政府军刚刚收复失地,也绝不会轻易再次将其拱手让出,双方在军事重镇盖尔扬的一场恶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地区大国强势介入

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其最近在盖尔扬的严重受挫,与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域内国家对利民族团结政府的暗中支持不无关联。土耳其在利比亚有着重大的金融、能源利益,这就决定了土耳其会支持同属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民族团结政府。

从目前形势来看,土耳其正从幕后走向台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土耳其近期公开表示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并依据双方“军事合作协议”向民族团结政府提供武器。土总统埃尔多安日前在会见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时,承诺将继续支持其领导的政府,随后还通电要求“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立即停止“非法进攻”。

针对土耳其近期的公开指责和干预,哈夫塔尔不甘示弱,不仅宣布禁止利比亚到土耳其的海空航运,而且命令其部队对进入利境内的土方飞机和船只发动进攻。此外,在“国民军”控制的利比亚城市艾季达比耶,当局还采取了一些粗暴对待土耳其侨民的行动。

哈夫塔尔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获得更多援助,但无异于火上浇油,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至于埃尔多安在日前召开的G20大阪峰会上专门对之做出回应,称一旦利比亚“国民军”有任何针对土耳其的敌对举动,土方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反制措施”。

考虑到埃及、阿联酋和沙特等国早已公开支持哈夫塔尔的军事行动,利比亚两个阵营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

上是中东北非地区以土耳其和埃及为代表的两大势力角逐较量的体现,利国内武装冲突大有演变成代理人战争之势。如不及时干涉,利比亚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叙利亚。联合国安理会7月5日的声明中,呼吁所有成员国不要介入冲突或采取任何加剧冲突的举措,也正是基于对局势恶化导致更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担忧。

俄美态度仍显暧昧

作为对利比亚局势有影响的大国,俄罗斯和美国对解决利比亚问题至关重要。但两国截至目前的态度,实际上增加了解决利比亚问题的难度。4月18日,两国就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利比亚问题闭门会议上,联手反对英国提出的利比亚停火决议案。当然,两国反对的动机并不相同。俄罗斯是反对单方面谴责哈夫塔尔却偏袒民族团结政府的做法;美国则表示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利比亚局势,两面下注的意味凸显。

利民族团结政府是得到美国承认和支持的,但在哈夫塔尔发动对的黎波里的进攻后,美方非但没有明确表达对其的声援,反倒还与哈夫塔尔通电话讨论持续进行反恐,以实现利比亚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性。有分析指出,美国对利民族团结政府已丧失信心或转而将希望寄托于哈夫塔尔。这体现出美国政府的一种观望姿态,对最终将宝押在哪一方仍举棋不定。这也难怪7月5日的联合国安理会声明,美方反复掂量后才勉强赞成。

俄罗斯方面虽然在公开表态中支持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的原则立场,但是对哈夫塔尔请求介入利比亚局势亦未明确表示拒绝。有分析认为,相比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三心二意的民族团结政府,哈夫塔尔的世俗倾向、军事能力和反极端势力的具体行动更让俄罗斯满意。但随着哈夫塔尔将重点从反恐转向夺权且面临的黎波里久攻不下的尴尬局面,其能否继续得到俄罗斯的无条件支持亦未可知。

总的来看,利比亚国内的动荡局势短期内仍难以平息,而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首次统一发声,表明国际社会已就努力管控分歧、推动利比亚危机政治解决达成共识。不过各方仍需表现出更大的诚意和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推动利比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2011年10月,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利比亚局势陷入动荡,武装冲突和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生。

2012年7月,利比亚举行43年来首次国民议会选举,随后“全国过渡委员会”正式向国民议会移交权力并解散。

2014年6月,利比亚举行新议会(即国民代表大会)选举,由于在这次选举中惨败,宗教势力改用武力夺权。

2015年12月,利比亚对立双方议会代表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但协议未能落实,利比亚仍然处于动荡和分裂之中。

2017年9月,联合国提出“三步走”行动计划——修订《利比亚政治协议》有争议条款、召开全国大会并进行宪法公投、选举产生总统和议会。

2018年6月,利比亚东部武装力量“国民军”首领哈夫塔尔宣布,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国民军”完全控制东部城市德尔纳。

2019年4月,控制利比亚东部的“国民军”武装对利首都的黎波里发起军事行动,与控制该市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交战。

2019年6月,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表示,在与“国民军”的战斗中取得突破。

制图:梁晨

军眼观察

7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东南部地区问题通电话。这是两位领导人首次进行电话交谈。俄乌总统表示愿通过“诺曼底模式”继续进行沟通。然而,这一模式能否有效解决久拖不决的乌东部冲突,还要看各方的诚意和实际努力。

“诺曼底模式”创立于2014年6月,法国借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之际,邀请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领导人在诺曼底就乌局势进行了首次磋商。此后,四国多次举行“诺曼底模式”各层级磋商。“诺曼底模式”是一个致力于解决乌东南部地区冲突的谈判架构,也是缓解和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自乌东部地区爆发武装冲突以来,不少解决方案被提出,但均收效甚微。最初是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乌克兰、欧安组织、俄罗斯)与乌东部民间武装签订明斯克停火协议,但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协议一度夭折。随后通过“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各方于2015年签署新明斯克协议。但该协议签署4年来,其规定的第一步“双方全面停火、从冲突地区后撤重武器”都未实现;协议中其他方面内容的落实,更是无从谈起。

「诺曼底模式」能否有新突破

■陶然

美国近日要求德国向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遭到德方拒绝——

“美国优先”遇上“德国说不”

■伏小涛

7月8日,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塞伯特表示,柏林没有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的计划。就在前一天,美国方面要求德国向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以替换部分美军继续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力量。美方“盛情邀请”,德方却“断然拒绝”,这一事件的背后,双方各自又有哪些考量?

“美国优先”大旗下的联盟战略。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原则,与盟国之间不仅要算政治账、军事账,还要精打细算经济账。特别是在与欧洲的北约盟国之间,美国政府感到自身出钱多了、吃亏了,一直强烈要求德、法等盟国增加军费,更多地分担北约的防务开支。为此,美国不断向这些国家施压,甚至威胁要在欧洲撤军。德国作为世界第四、欧洲第一的经济体,始终是美国重点“催款”对象,要求德国尽快把军费提高到占GDP的2%以上。

在美国组织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联盟中,德国目前已在叙利亚部署了侦察机和其他非战斗军事支持,但美国显然觉得还远远不够。这次美国要求德国向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就是想让德国更多地出人、出钱、出力,来替换和减轻美国的战略投入。美国这一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做法,遭到德方的强硬回绝。德国自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拉姆斯多夫指出,美国一贯要求欧洲出钱出力,却鲜有考虑欧洲的利益。

对德国来说,贸然进入叙利亚或将深陷战争的泥潭。由于美国常常是所在联盟或联军的“老大”,战争取得的战略利益大多归美,失

败和问题却要盟友一起来分担。尤其是地缘上距离中东较近的欧洲国家,往往要承受大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挑起战火、支持部分国家的“颜色革命”,造成大量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给欧洲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仅德国就接收了上百万难民;而美国由于大洋阻隔和其收紧的移民政策,却并未遭受多少影响。当前,叙利亚内战还在继续,而且牵涉俄罗斯、伊朗等多方势力,如果此时德国派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可能会和美军一起捅了“马蜂窝”,不仅抽身不得还可能引来新的难民问题,甚至恐怖分子的报复性袭击。

难民问题也使德国国内各政党,对向叙利亚派兵愈加谨慎。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现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惨胜”,议会席位与上届相比大幅减少,只好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同时,反欧元、反难民的德国选择党异军突起,成为第三大党和二战以来首个进入议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据报道,联盟党大选得票率大幅下滑,与其执政时期的宽松移民政策和难民问题不无关系。叙利亚作为主要难民输出国,也就成为德国谨慎处理的对象。

目前,德国各政党和政治人物普遍抵制和反对向叙利亚派兵。此外,由于纳粹的历史问题,德国向境外派兵面临严格的法律限制,需要得到议会的特别批准。鉴于德国国内普遍反对派兵的形势,就算派兵事宜提交议会表决,也很难获得多数通过,德国不会接下美国抛出的这个烫手“山芋”。

马努斯岛——

美澳有意打造的太平洋“桥头堡”

■孙新苑 刘雄马

兵史地志

“我从哪儿来?我来自有河流和山川的土地,有瀑布的家园,有古老歌谣的故乡。”《没有朋友,只有大山——写于马努斯监狱》一书的作者贝赫鲁兹·布干尼这样写道。这一作品的诞生地——马努斯岛,也引起世人关注。

马努斯岛是西太平洋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中的最大岛屿,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属岛。该岛地处马里亚纳群岛南段、澳大利亚北边,战争中既可北上支援美军,也可南下保卫澳大利亚,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回顾马努斯岛的历史,可谓一段尘

封的记忆。作为原德国的殖民地,它于一战中被澳大利亚抢走,成为澳大利亚对新几内亚托管的一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夺取了该岛,将其建设成为进攻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堡垒”。1944年3月,美英盟军收复该地区,美国实际控制该岛,并把它建成盟军在太平洋的一个主要军事基地,为美军提供了有力支持。

1947年初,美国从马努斯岛完全撤出。从上世纪50年代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于70年代独立之前,位于马努斯岛的洛布朗海军基地一直掌握在澳大利亚手中。之后,澳大利亚也长期资助这个基地的建设。马努斯岛因其背靠太平洋并掌握进入亚洲海事通道的战略关键点,一直被澳大利亚防务战略分析

人士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美国对马努斯岛的关注并没有随其撤出而消失。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部规划保留太平洋9个海军基地,其中就有西南太平洋的马努斯岛。在马努斯基地的使用上,美国可谓颐指气使。美国认为是澳大利亚有求于己,如果澳方希望美继续使用这一基地,那么就接受美开出的条件。换言之,美国在接受对方给予权利的同时,不希望附加任何义务。因此,当澳方提出把马努斯基地的使用与承担广泛的地区安全义务联系起来时,美方的冷淡甚至反感就在预料之中,双方共建马努斯基地的提议也就被搁置下来。

2018年7月,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在布里斯班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时,提出双方合作在马努斯岛建立联合军港,供澳、美军舰使用。

2018年11月初,刚上任不久的澳大利亚新总理莫里森与巴布亚新几内亚领导人继续商讨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域的马努斯岛重新建立海军基地。随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也表示,美国将与澳大利亚携手合作,在巴新的马努斯岛联手开发海军基地,以确保同盟利益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未来,马努斯基地一旦重启,将更加方便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军在南太平洋活动。

左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澳大利亚海军士兵准备进行水下排雷和侦察演练。新华社发

